

第一百三十章 戶部之事（上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皇帝的眼光雖然隻是淡淡地拂了一下，但卻落在朝堂上許多有心人的眼裏。隻是這個時候內庫標書一至，遠在江南的範閑因為那兩千多萬兩銀子，將自己的官聲拉扯到了一個極恐怖的地步，陛下想必也是歡喜的。

...這時候還要查戶部的虧欠嗎？江南內庫送的銀子足以抹平一切了，而且這時候查戶部，會不會顯得太不給範閑麵子？

其實朝臣們心知肚明，戶部終究是要查的，因為關於戶部虧空的傳言已經傳了許久，所謂空穴來風，未必無因，而且年頭前後國庫的空虛似乎也隱隱證實了這一點，如果這件事情不弄清楚，慶國的朝政終究有些立足不穩。但是查歸查，什麼時候查，卻就需要大智慧來判斷了。

今天範閑剛立了一個大功，馬上自己這些大臣就跳出來參範建，似乎...有些說不過去，也不知道皇帝是個什麼意思。

不論什麼事情，總是需要有人領頭的。所以在朝堂上稍一平靜之後，便有位大臣長身而出，拜倒於地，向陛下稟報有關於戶部虧空一事，言之鑿鑿，似乎國庫裏麵少了多少錢，全落在了他的眼中，也不知道這位大臣從哪裏來的信心。

皇帝的意思很模糊，聽著那名大臣的話，他皺著眉頭，點了點頭，一時間，臣子們竟是不知陛下究竟是想查呢還是不想查呢？

群臣不敢盯著皇帝地表情看。所以都偷偷地將目光瞄向了隊列之中的戶部尚書範建，隻見範建依然是一臉正容，肅然之中帶著幾分恬淡，不由好生配合這位大人的養氣功夫。

“戶部之事...禦書房議後，會有旨意下來。”

皇帝冷漠地說完這句話，便宣布散了朝會，一拂龍袍轉入屏風之後。

群臣往殿外走去，一路上忍不住竊竊私議，猜測陛下心裏究竟在想什麼。

當日下午，並不怎麼寬大的禦書房之中。龍榻之下，擱著幾張繡墩兒，門下中書的幾位大學士，吏部尚書顏行書，大理寺卿，工部尚書都分別在座。龍榻之旁，太子、大皇子、二皇子依然如往年一般，垂著雙手。無比恭敬地站在地上。

皇帝坐在平塌之上，麵色平靜地翻著朝官們呈上來的奏章。其實從昨天夜裏，就已經不斷有官員開始上奏參劾戶部虧空，官員挪用國帑之事，隻是今天朝上被範閑送來的銀票一打，這股強大的風頭頓時被止歇住了，皇帝也沒有在大朝會上允許百官們辯論此事。

坐在繡墩上的舒大學士與胡大學士悄悄對望一眼。知道皇帝將清查戶部一事放到禦書房中討論，還是為了要給戶部尚書範建留些顏麵，隻是...為什麼範尚書今天不在禦書房中？如果陛下真有回護範府之意，應該允他在此自辯才是。

兩位大學士的心裏微微有些緊張，看陛下這種安排，似乎和自己猜想地不一樣。戶部的虧空...看來是真事，而不是陛下再次玩弄的小手段，看來範尚書，真的要被推到風口浪尖上了。

“範建告病。”

似乎猜到大臣們在猜忖什麼，皇帝頭也未抬。輕聲說道，隻是輕輕揚揚的聲音裏難以抑止地有一股子淡淡的惱怒。

大臣們苦笑。心想咱們大慶朝這位總管家還真是位妙人，每當遇著朝中有人參自己，他總是什麼事情也不做，什麼合縱連橫也懶得管，連入宮自辯也似乎有些不屑...隻是這麼簡簡單單地一招...病遁。

範尚書的膽子...看來並不像以往人們想的那般小啊。

“各自說說。”皇帝將手中地奏章扔到一邊，說道：“對於戶部之事，諸位大臣有什麼看法。”

這幾位慶國朝廷中樞的元老人物麵色平靜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打死也不肯做第一個跳出來得罪範家地人，雖然從朝廷利益出發，他們都認為戶部是需要查一下，但這些人與範建的交情都不錯，加上以為既然是舉朝都在懷疑戶部，總有人比自己先忍不住氣。

沒料到...大人們的養氣功夫都著實不錯，半晌之後，竟仍然沒有人開口，禦書房中陷入了一種尷尬無比的沉默之中。

太子殿下看著這古怪的一幕，心裏忍不住好笑起來，心想諸位大臣隻求安穩，卻沒料到這副作派隻怕會讓父皇心裏越發的不痛快。

此時正是他賣好地時候，他趕緊咳了一聲，用目光看了看舒大學士。

舒大學士一愣，也發覺事情有些微妙，皇帝問話，自己這些大臣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回話，這讓陛下的臉麵往哪兒放？他趕緊開口說道：“陛下...”

隻來得及說出兩個字，皇帝壓抑著的惱火已經爆發了出來，嗔斥道：“要查戶部的奏章是你們上的！”

他揀著身邊的奏章揮舞著，怒斥道：“這時候在朕麵前擺出個死鳥模樣地，也是你們！朝廷要你們這些悶口葫蘆有什麼用？”

禦書房中幾位大人一懼，趕緊離座躬身認罪，苦笑不已。

皇帝喝了碗銀耳湯，略消了消腹中的火氣，冷哼一聲，揮手示意幾人坐下。

既然皇帝發了怒，這風頭也就明顯了。

舒大學士與範府關係著實不錯，反而覺得自己乃是一心為公，又不是與範尚書有私怨，加上他也不希望有人想借著清查戶部一事打擊範府。便領頭說道：“戶部之事，事關重大，此乃朝廷財政所在，一年用度盡從戶部庫房索取。雖說不知最近地傳言從何而來，都察院禦史們又是從何處得知戶部虧欠如此之多，但既然有了這個由頭，總是需要查一下的。就看陛下的意思是準備怎麼查？”

舒大學士一言辭，微笑說道：

這些年來，範尚書一直在戶部大理，前些年雖然是侍郎。但因為老尚書一直有病在床，所以戶部地事務都由他在總領。要知道戶部一事，最是瑣碎，所以朝官們往往忽視了其重要性。打理戶部，要立功難，要出事...卻太容易，終不過是個熬苦活的苦差事。範大人主理戶部多年，雖然無功。但卻一直無過，這其實對朝廷來說已經是大功一件。還望陛下體諒範大人勞苦之功，對臣下多示寬勉，即便要查，也不可過於輕忽。”

這話一出，所有人都知道了舒蕪地立場，戶部查是要查的。但卻不能搞成一團亂。而太子在心裏更是冷笑了一聲，心想舒大學士這兩段論倒是漂亮，既然不知傳言從何而來，便是暗示著戶部縱有虧欠，或許也隻是朝中有人想借機如何如何。

胡大學士也點點頭附和道：“查是一定要查的。”

皇帝平靜著那張臉，問工部尚書：“你的意思？”

工部尚書後背一道冷汗淌了下來。苦笑說道：“這兩年工部依陛下旨意及門下中書省大人們的規程做事，往戶部調銀時，往往每多不順...但公務不礙私論，臣並不以為戶部是在刻意為難本部屬，或許戶部那麵真地有時候會挪轉不便。”

此乃誅心之論。戶部若沒虧空，怎會出現挪轉不便？

緊接著。吏部尚書顏行書也立場鮮明地表明了態度，自己司管吏員考核，人員任免的職司，當然建議皇帝應該徹查戶部，若有問題，則罰，若無問題，也好讓戶部受的壓力小些。

皇帝聽著這些大臣們遮遮掩掩的話語，心裏略感厭煩，眉頭皺了起來，用手指輕輕敲了平榻上的矮幾，指著幾上那幾封薄薄的奏章說道：“江南來的奏章，你們幾人看看。”

姚公公斂聲寧氣地上前，接過奏章，發放到幾位大人的手上。

禦書房中一時間就隻聽得見大人們翻閱奏章地聲音，與漸漸沉重的呼吸之聲。

良久之後，眾大人終於互換閱讀完畢，抬起頭來，臉色都有些震驚，而舒蕪與胡大學士對望一眼，趕緊將頭扭了開去，都沒有掩飾住自己心中地深深憂慮，如果奏章上麵說的事情是真的，範尚書的膽子...可真是太大了！

“江南路禦史郭錚上書，範閑在內庫招標之事中，選了一個姓夏的傀儡進行操縱，同時提供了大筆銀兩讓那姓夏之人進入內庫門，一方麵讓姓夏之人奪了行背路的六項貨標，另一方麵，也讓他與皇商們對衝，硬生生將今年地標銀抬了起來。”

皇帝平靜的聲音再次響起，冷靜地就像是在說一件與自己完全無關的話題。

“郭錚懷疑範閑手中的大批銀兩是怎麼來的。”

皇帝望著諸位大臣冷笑道：“朕...也在懷疑。他範閑縱容手下與皇商爭利，這事暫且不提，但是哪位大臣能告訴朕，這麼多的銀子，他從哪裏來地？”

舒蕪喉嚨發幹，有些說不出話來，這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朝官認定了戶部虧空的數目一定非常巨大，原來是因為江南的問題。皇帝的意思也很明顯，範閑能夠全盤掌握內庫開標的局勢，並且用自己地手下暗中掌控了行北路的六標，牽涉此事地巨大數目銀兩，隻怕...是從戶部，是從他的父親手中調出去的。

大臣們沉默著，這時候他們不是在怕得罪範尚書，而是依然沉浸在在這種震驚之中。看奏章的落款，應該是昨天夜裏到的皇宮，陛下應該早就知道內庫開標中，範閑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。但是皇帝陛下先前在朝會上的喜悅神色又不是作偽...陛下的隱忍，陛下的深謀遠慮，果然不是臣子所能擅自猜忖的，或者說，陛下很喜歡範閑為他掙銀子，卻很不喜歡...範閑用朝廷的銀子為他掙銀子？

朝廷的銀子，隻能皇帝能動，誰都不能擅自動，看來範家這次是真的觸動了皇帝的逆鱗。

在一片平靜之中，二月份才被再次允許入禦書房旁聽的二皇子微笑說道：“父親，兒臣有話要講。”

“講。”皇帝冷冷說道。

二皇子柔美的臉上浮現出鎮定的微笑，對諸位大臣行了一禮，輕聲說道：“兒臣與範提司有些怨懟之處，但兒臣不敢因此事而不表意見。兒臣以為，範閑既然遠在江南，有欽差的身份，自然無人掣肘，而他縱使屬下，竊朝廷之銀為己用，實為大罪，戶部私調國帑下江南，更是跡近謀反了。”

這是在定基調，明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在針對範家，但誰也無法反駁什麼。

一直沉默著的大皇子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江南路禦史郭錚，與範閑有舊怨，當年在刑部大堂上險些被範閑打了一記黑拳。”

說完這句話後，他就再也沒有繼續開口。

舒大學士坐在凳上一聽，心道對啊，這可是必須抓住的機會，不然如果真按郭錚奏章所言，不止戶部要大亂一場，江南範閑也沒有什麼好結局，兩方一亂，真不知道有多少人頭要落地，慶國朝廷如今可是不能經受這麼大的折騰。

他趕緊順著大皇子的話笑著說道：“陛下，郭錚此人，老臣不怕言語無狀，也要多言一句。此人好大喜功，多行妄誕之舉，去年才被陛下貶去江南，難保他不會因為與小範大人宿怨的關係，刻意誇大其事，構陷害人。”

宿怨二字一出，所有人都忍不住看了一眼與範閑宿怨最深的二皇子。二皇子雖然臉上依然保持著清美的微笑，但實際上臉皮已經開始發熱，用幽怨的目光看了一眼大皇子，他自幼與大皇子兄弟情深，渾然不明白，為什麼如今大哥非要站在那個野種那邊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